

嘉興
文獻
叢書

快雪堂日記



〔明〕馮夢禎 撰

丁小明 點校

鳳凰出版傳媒集團

鳳凰出版社



〔明〕馮夢禎 撰

丁小明 點校

快雪堂日記

鳳凰出版傳媒集團

鳳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快雪堂日记 / (明)冯梦祯撰;丁小明点校. —南京:
凤凰出版社, 2010. 1

(嘉兴文献丛书)

ISBN 978-7-80729-379-8

I. 快… II. ①冯…②丁… III. 日记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明代 IV. I264. 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43591 号

- 书 名 快雪堂日记
著 者 (明)冯梦祯 撰 丁小明 点校
责任编辑 李相东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(原江苏古籍出版社)
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
发行部电话 025—83223462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
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
江苏省盐城市纯化路 29 号 邮编:221001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8.375
字 数 241 千字
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729-379-8
定 价 26.00 元

(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,电话:0515—88153008)

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

《嘉興文獻叢書》

主 編

蘇偉綱

副主編

丁小明(執行)

編 委

張人鳳

徐樹民

葛渭君

羅時進

程章燦

江慶柏

沈 津

蘇偉綱

丁小明

吳香洲

總序

一國一郡文獻之興替，其大端往往與世運相陵谷。予觀永嘉不一府而略知天下之變，豈不信哉！

嘉興藝文肇自前漢。自漢以來，嚴忌之賦，見錄班書；陸璣之注，榮列四庫。迄兩晉與宋，陸、顧大族屢變文華。唐宋之際，若陸德明、劉禹錫、張九成，并學究書院，思極人文，縟彩郁於雲天，逸響振於金石。元之吳鎮，英華秀發，波瀾浩蕩，筆有餘力，詞無竭源。明清之降，更成大觀。若清江有詩，士林有品，墨林有琴，倦圃有書，緣情托興，比符詩騷，皆一時之選也。推延至清，則嘉禾文光，映照當時，勝流遍地，詩家如雲。若李維鈞有梅會之選，錢陳群有八子之集，沈季友、胡昌基更譜一郡之詩系。若竹垞大佬，詞兼諸體，才思橫溢，聞其風者，海內景慕；後之文者，往往繼踵芳塵；若孟舉、梅余輩，皆高吟宋調，宏利蒼然，非同凡流；若籀石宗伯，淳然古音，視曝書亭較深，視樊榭山房較大，張秀水詩帙而自成一宗；若寐叟鴻儒，植經入史，沈酣佛典，發爲辭章，則奇氣噴灑，魚龍變幻，莫識其端，其波瀾巨筆，同光之中，推爲魁鰲。長水文華，秀州偉杰，千載而來，氣逼雲天，冠蓋吳越。

而文章之盛，賴有載籍以延之，嘉禾好古之士，向以刊布鄉邦文獻爲己任，雖歷劫不滅，先賢之靈，實此

輩所呵護之。詩曰：「維桑與梓，必恭敬止。」流布嘉禾郡邑文獻者，其始自明樊維城《鹽邑志林》，入清，續有宋景闢《乍川文獻》、張園貞《烏青文獻》、沈季友《携李詩系》、李維鈞《梅會詩人遺集》、孫福清《携李遺書》、管庭芬《海昌叢載》、羊復禮《海昌六先生集》、朱壬林《當湖文系初編》、談文虹《武原先哲遺書》，民國，又有金兆藩、張元濟《携李叢書》、《携李文系》之刻。力大者舉一郡，力小者舉一邑。爲文獻延一綫之脉，作續命之湯，至一郡人文之迹不爲無徵，弘文籍以不朽者，如斯人耳。

夫嘉興之文獻，多且广矣！而今之病，不患在古刻名抄之不存，而患其深鎖於書樓秘室，持之者珍如頭目腦髓，來觀者欲睹無門。即若《携李叢書》民國刊本者，當世不謀復印，欲窺其詳而復求無道，如此，與歷代之漸滅無聞者，又有何異？吾友蘇君偉綱，嘉興人氏，當世博雅君子，其雅好書畫典籍，既刊其看雲樓所藏嘉興五百年先賢翰墨、寶繪以行世，名曰《烟雲在眼》。復推敬恭桑梓之誼，慨然規模孫、張、金諸鄉賢嘉行爲己任，以一人私力，采數百載遺韵，收歷代闕文，而成一叢書，名曰《嘉興文獻叢書》。明清嘉興藝文、學術冠於江南，爲名公碩望所稱，然當世所知者不過墨林、倦圃、竹垞、籀石幾人而已。此書一出，則浙西之文獻彪炳於瀛寰，播式於全國，奚翅爲嘉興來學有所興起哉。自樊氏後三百年有餘，而蘇君以私志爲繼承，今第一輯六種業已殺青竟矣，嗣是而後，至數十種文獻，集蘇君守先待後、恭敬桑梓之心與爲無終窮者共取。承命作序并囑急就，遂驚喜贊嘆而長言之極，知譖妄亦不復辭矣。

《嘉興文獻叢書》整理說明

一、《叢書》所收限嘉興籍先賢著述及與嘉興相關的歷代文獻。
二、嘉興地域範圍以現行轄區為準，即限定以嘉興市、嘉善縣、平湖市、桐鄉市、海寧市、海鹽縣爲限。

三、《叢書》所收文獻以明清時期爲主，兼及宋、元與民國。

四、《叢書》所收文獻以史、子、集三部內容爲主，酌情選入少量稀見經部文獻。

五、《叢書》所選點校文獻以稿本、抄本及稀見刻本、活字本、石印本爲主，版本較多者，擇善而從。

六、已整理出版過的歷代嘉興文獻，若不滿足以下之條件，《叢書》概不重出：內容對現出之書有所增益，可資補遺；版本比現出之書精善，可資校勘。

七、整理方法以標點、校勘、撰序言爲主。原著標題、卷次一仍其舊。

八、《叢書》所收稿本、抄本及刻本中有後人批校評語，輒不錄。

九、異體字徑改爲現通行之字，以不傷文意爲先。古今字、通假字則基本不易。

- 十、《叢書》底本中明顯誤字，徑改之。限於篇幅，整理時不出校記，不另加符號標識。
- 十一、《叢書》所據底本內容有誤，包括邏輯舛錯、語句扞格者，概不爲之改易。
- 十二、《叢書》統一以豎排、繁體字形式出版。

《快雪堂日記》點校說明

此次點校的《快雪堂日記》，是以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四年刻本《快雪堂集》中的日記部分爲底本（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第一六四、一六五冊，齊魯書社一九九七年版），具體卷次爲《快雪堂集》卷四十七至卷六十二。集中日記始於丁亥（一五八七），訖於乙巳（一六〇五），中有三年闕，並且有個別年份記載不全。明萬曆四十四年所刊《快雪堂集》是馮夢禎門下士黃汝亨、朱之蕃應夢禎子馮權奇之請而校刻完成的，此刻本同時也是馮夢禎詩文集中存世最早的本子。

此次標點所用的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影印北大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四年本，因時間久遠和多次印刊造成不少漫漶難辨之處，在標點中均以□標明，一般不妄作改動。底本中出現的異體字在不傷文意的情況下，一般徑改爲現通行之字，如「釋」改爲「稚」，「脩」改爲「修」，「誌」改爲「志」。底本中亦有多處人名、地名前後用字不一，如「廷」與「庭」，「甫」與「父」，「棲」與「栖」，「陽」與「暘」，「唐」與「塘」，「靜」與「淨」，「源」與「元」，「於」與「于」，「札」與「劄」，「形」與「刑」，「宿」與「速」，「夙」等等，諸如此類，亦徑直改之。底本中出現的俗體字，若「段」作「段」，「蹟」作「蹟」，「虹」作「虹」，大多徑改之。底本中的明顯誤字，亦徑改之。如「實甫鐘情持甚」，「持」爲「特」字之訛。「慰存陪至」，「陪」是「倍」之訛等等。

真實居士的真實言（代序）

丁小明

萬曆十五年，秀水人（今浙江嘉興）馮夢禎去官歸里，閑隱於西子湖畔，并開筆寫下了長達十九年之久的個人行年錄——《快雪堂日記》。晚明萬曆朝是中國歷史上特別復雜的一個時代，經濟的發展與政治的垂朽共存，專制強化與個性解放思潮的興盛同在，其間復裹挾着前所未有的社會文化的淘洗激蕩，以及思想界、文學界的驟然轉捩。置身於這樣一個「令人振奮或戰栗」的時代，《快雪堂日記》的內容自然異常豐富，文學、藝術、佛教、經濟等異質却是相關的內容，在真實居士的筆下同臺競演，而馮氏所記所載的各種親身經歷，又無不是他那個時代種種變革的生動寫照與縮影。日記的作者馮夢禎，字開之，號真實居士，萬曆五年（一五七七）進士，選翰林院庶吉士，後累遷南京國子監祭酒。著有《快雪堂集》六十四卷，卷四十七至卷六十二為日記部分。黃汝亨在《快雪堂集叙》中云：「別有日記若干卷，隨事漫識，取適臨時，應手疾書，不避淺俗，而自有意表之辭，物宜之象，如點滴甘露、鋸屑寒玉，尤足珍焉。」（《快雪堂日記》既是馮夢禎在萬曆年間「點滴甘露、鋸屑寒玉」的私人留真簿，又可謂一卷「隨事漫識，不避淺俗」的晚明江南文人生活的浮世繪。

閑適吟

《快雪堂日記》中所記的既是始自萬曆十五年馮氏歸隱林泉的過程，也是馮氏不斷建構理想生活意境的過程。這個過程的最終落實，就是他用半生的精力實現了在孤山建造別墅的計劃。從日記可知，馮夢禎建造別墅的意義與我們今天略有不同，他的目的與房產的擴充無關，讓他激動不已的只是他能規劃并親手創建自己理想的生活意境。

那麼馮氏理想的生活意境又是什麼呢？關於這一點，丁元薦在《快雪堂集序》中有一段可作啟發的文字，他說馮氏「晚年小構孤山，一亭一榭，楚楚動人，花晨月夕，鳥啼客散，此先生所獨往之候也」〔1〕。顯然，這是一種完全閑適的生活意境，完全從世用中放逸而出，讓「性靈」弘揚於世界，獨對四時風景，極目烟霞空谷，游心禪意道旨，避負重而輕雋，舍物障而無迹。在西湖水光山色映照之下的開闊天地中，晚年的馮夢禎似乎更願意做一個息焉游焉，沒有警惕，沒有煩慮，長吟短歌，咨嗟賞嘆的閑人。

《快雪堂日記》所記的內容以馮氏的閑隱生活為主，這個生活空間既是以書畫古玩、書籍、園林、戲曲、茶酒之類的非實用性的物為基礎的私人空間，更是一個可居、可游，充滿詩意的文化審美空間。從《快雪堂日記》可見，文人書齋生活到了馮夢禎時代，已發展成一門極精致的藝術。馮氏自述其書室十三事曰：

家常五事。……除此五事，則居書室。書室十三事。隨意散帙，焚香，淪茗品泉，鳴琴，習靜，臨摹

法書，觀圖畫，弄筆墨，看池中魚戲或聽鳥聲，觀卉木，識奇字，玩文石……〔2〕

馮氏的日常生活內容充實豐富，書齋內外的種種富有審美興趣的休閒活動，構成了其雅逸多姿的休閒

生活形態。《快雪堂日記》中所涉的藝文休閒與優游山水的士人閑居主題，既是晚明一代的時代心事，也是馮夢禎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精神關目。鑒古、游山水等子項相匯，不但纂集成馮氏閑隱生活的閑賞之吟，更從一個側面瞰看晚明士人璀璨的生活文化底色。

一、鑒古——以《江山雪霽圖》為中心的考察

鑒古與收藏，本是傳統中國士人階層真實生活的主軸之一。鑒古之風盛行的萬曆年間，文人閑居生活又常常與書畫鑒藏聯係在一起。馮夢禎本人亦深嗜此道。關於這一點，《快雪堂日記》可以為證。

馮夢禎在書畫史上一直享有鑒藏家之名，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收藏了《江山雪霽圖》這張名畫。這是那個時代屈指可數的幾張王維作品中最有名的一張，也是繪畫史上公認的最有可能是王維真迹的畫作。馮夢禎何能得此名迹？從此畫馮氏的跋語中，我們可以略知端倪：

吳昆麓夫人與予外族有葭莩之親，偶携此卷見示，述其先得之管後載門小火者。火者家有一鐵櫃門，或云漆布竹筒，搖之似有聲。一日為物所觸，遂破，墮三卷，此其一也。予未深信，翻閱再三，不覺神往。因閉戶焚香，屏絕他事，便覺神峰吐溜，春園生烟。真若蠶之吐絲，蟲之蝕木。至如粉縷曲折，毫膩淺深，皆有意致，信摩詰精神與水墨相和，蒸成至寶。得此數月以來，每一念及，輒狂走入室，飽閱無聲，出戶見俗中紛紜，殊令人捉鼻也。真實居士記於南翰林院之寄樂亭。（四）

也許這就是冥冥之中人與物的緣分！馮氏能得此名迹，純屬偶然。同時，馮氏對此畫的鑒賞亦有一個感知與認識的過程。從起初的「予未深信」與接着「翻閱再三，不覺神往」，到反復品味此畫的細微妙處：

「因閉戶焚香，屏絕他事，便覺神峰吐溜，春圃生烟。真若蠶之吐絲，蟲之蝕木。至如粉縷曲折，毫膩淺深，皆有意致。」最後馮夢禎終於確信：「信摩詰精神與水墨相和，蒸成至寶。」這種「神與物游」的鑒賞境界被馮夢禎描摹得呼之欲出。當然，他從品鑒名迹中得到的快慰也是超常的。「飽閱無聲」之後，便是「出戶見俗中紛紜，殊令人捉鼻也」。一件藝術品能給人這樣一種逍遙塵外的精神享受，無怪乎鑒古之趣、清玩之歡被晚明士人視為性命至樂。

從這段題跋中，我們還可以看到，馮氏開始品鑒《雪霽圖》時幾乎是一種完全私秘的個人行為，他並沒有與友朋一起分享這種品鑒名繪所帶來的超常快慰。究其原因，恐怕與他起初亦未深信此畫為王維真迹有關。摩詰畫後世極稀見，就是鑒藏大家董其昌，也曾發過這樣的浩嘆：

右丞山水入神品，昔人所評：雲峰石色，迥出天機。筆意縱橫，參乎造化，李唐後一人而已。宋米

元章父子時代，猶不堪甚遠，故米老及見《輞川雪圖》，數本之中惟一本真，余皆臨摹，幾如刻畫，且李營邱與元章同是北宋，當時偽者見過三百本，真者止二本，欲作無李論，況右丞迹乎？〔五〕

北宋畫家之畫，北宋時人都不得多見，況乎唐人之畫？又況乎去北宋五百餘年的晚明士人呢？彼天地何能獨厚我馮氏哉！馮夢禎的謹慎與保守既是正常的，也是必要的。不過，一旦馮氏得出「信摩詰精神與水墨相和，蒸成至寶」的品鑒結論後，這種私秘性的品鑒空間就出現了拓展，馮氏開始與來訪的友朋一起欣賞這張稀世之畫，收藏者與品鑒者之間開始有了最初的互動，而且越往後就變得越有趣。

《江山雪霽圖》第一次出現在他日記中的時間，是萬曆二十三年二月十四日，馮氏有這樣的記載：

「……與客同披王維《江山雪霽圖》。〔六〕，七天後的日記中，又記「周書宗來，寓齋中。午後同觀王維《雪霽卷》」〔七〕。這個時間距他收入此畫的時間已有數月之久。由此，《雪霽圖》進入一個「同披」與「同觀」的公開

展示階段，雖然展示的地域範圍僅限於馮氏書齋中。

作爲一件馮氏確信的「摩詰真筆」，被衆人所知，只是馮氏公開展示的目的之一。篋中有如此巨迹而人不知，豈不如錦衣夜行一般！顯然，他的目的絕不止乎此，他更重要的目的則是要人認同他的品鑒結論：這畫的確是稀見的摩詰真筆。只是，《快雪堂日記》中并没提起他在公共展示階段與他同觀此畫的友朋們的品鑒意見，似乎馮氏與此并不在意。那麼馮氏在乎誰的意見？他的這種公開展示在求誰來認同呢？其實這個答案大家都知道，《快雪堂日記》中也有明確的記載。萬曆二十三年七月十三日有條記：「得董玄宰書。借王維卷閱。亦高興。」（《江山雪霽圖》終於引起了當時最權威的鑒賞巨子董其昌的注意，而且是遠在北京的董氏親自修書欲借觀而後快之。董氏的信是這樣寫的：「朱雪蕉來爲言，門下新得王右丞《雪山圖》一卷，大佳。……今欲亟得門下卷一觀。僕精心此道，若一見古迹，必能頓長，是門下實成之也。」董信寫得極爲得體，爲研習而欲睹名迹之心懇切可見，措詞又婉婉動人。得到董氏借觀的書信後，馮夢禎立即慨然相借。如此迅速而大方，顯然不是因爲董氏的這封措辭得體的書信。歸根結底，是因爲馮夢禎確信，一旦能得到董其昌的認同，不但他這張畫會名留後世，他個人的鑒賞博雅之名亦能與畫俱傳。馮夢禎既然大方地割愛遠借此畫，按理董氏就應該投桃報李，盡量給馮夢禎一個寬心的品鑒結論。但具體品鑒結論到底如何呢？萬曆二十三年十月之望，在馮氏收到董氏借畫之信兩個月以後，董氏清齋三日，極爲莊重地拜觀了馮夢禎割愛相借的《江山雪霽圖》，并寫下一篇長達五百餘字的跋文，這也是一篇光標繪畫史的重要文獻：

畫家右丞如書家右軍，世不多見。余昔年於嘉興項太學元汴所，見《雪江圖》，多不皴染，但有輪廓耳。及世所傳摹本，若王叔明《劍閣圖》，筆法大類李中舍，疑非右丞畫格。又余至長安，得趙大年臨右

丞《林塘清夏圖》，亦不細皴，稍似項氏所藏《雪江》卷。蓋大家神上品，必於皴法有奇。大年雖俊爽，不耐多皴，遂為無筆。此得右丞一體者也。最後得郭忠恕《輞川》粉本，乃極細謹。相傳真本在武林，既稱摹本，當不甚遠，然余所見者庸史本，故不足以定其畫法矣。惟京師楊高郵州將處有趙吳興《雪圖》小幅，頗用金粉，閑遠清潤，迥異常作，余一見定為學王維。或曰：「何以知王維？」余應之曰：「凡諸家皴法，自唐及宋皆有門庭。如禪燈五家宗派，使人聞片語單詞，可定其為何派兒孫。」今文敏此圖，行筆非僧繇、非思訓、非洪谷、非關仝，乃至董巨李範皆所不攝，非學維而何？今年秋，聞金陵有王維《江山雪霽》一卷，為馮開之宮庶所收到，亟令人走武林索觀。宮庶珍之如頭目腦髓，以余有右丞畫癖，勉應余請，清齋三日，始展閱一過，宛然吳興小幀筆意也。余用是自喜，且右丞自云「夙世謬詞客，前身應畫師」，余未嘗得睹其迹，但以心想之，果得與真有合，豈前身應入右丞之室而親攬其磐礴之致？故對結習不昧乃爾耶！……萬曆二十三年歲在乙未十月之望，秉燭書於長安旅舍。〔九〕

董其昌為一代之山水畫宗師，其過眼既富，鑒識更高，凡書畫只紙，經其品題，其價值是不言而喻的，遑論董氏在此卷上累累五百言而揄揚不休也！而董氏之所以連篇累牘的長題，其根本者，則是這張《江山雪霽圖》的畫史價值。董氏在題跋中激動地指出此畫才是存世摩詰真筆，在這之前他所見王維畫，包括大收藏家項元汴的《雪江圖》，都不過聊備一格的署名之作而已。而董氏此跋的另一層深意，則是褒揚馮氏的品鑒之力與愛物之心。香光欲借觀此畫，開之則「珍之如頭目腦髓」，如不是董氏名高識巨，恐不能致也。言下之意，非真鑒者不能如此，而能如此者，董氏能不引為知音乎？

與馮同時代的沈德符在其筆記《萬曆野獲編》中亦云：

金陵胡秋宇太史家，舊藏《江幹雪意卷》……馮開之為祭酒，以賤值得之。董玄宰太史一見驚嘆，

定以爲王右丞得意筆，謂必非五代人所望見，李營丘以下所不論也。作跋幾千言，贊譽不容口，以此著名東南。(10)

董太史一見驚嘆，定爲右丞得意筆。這無疑是對馮氏品鑒結論的最好肯定。而董氏作跋後的效果則是「以此著名東南」。這裏的「此」絕不是僅言《雪霽圖》而已，顯然，馮夢禎的鑒賞家之名，亦著名東南矣。馮氏割愛遠借，董氏投桃報李，定爲右丞得意筆。似乎這一切都已圓滿而皆大歡喜。但鑒賞者與收藏者的互動並沒有就此結束，從《快雪堂日記》看，慕名而至的品鑒者絡繹不絕，而馮氏的日記中所提到的品鑒者既有選擇，措詞也變得耐人玩味。董氏歸還此畫後，第一個品鑒者是陳崇訓，時間是萬曆二十五年十月初十，日記是這樣記的：「陳崇訓來別，索觀余《雪霽圖》。」(11)朋友來告別，提出了要觀賞《雪霽圖》，作爲一種特別的禮物，馮氏滿足了朋友的要求。而此後關於此畫的記載，都是朋友遠來，要求「索觀」此畫的記載，而且日記再沒有出現過「同觀」與「同披」的措辭。由「同觀」到「索觀」的變化，既顯示出品鑒者與收藏者在鑒賞過程中對《雪霽畫》的態度變化，更可見馮夢禎由鑒賞初期的求人認同到後來名迹可居的心態轉化。對《雪霽圖》而言，雖然它聲名在外，但似乎又從公共展示回到馮夢禎「珍之如頭目腦髓」的私秘空間之中。

董其昌似乎一直是個例外。快雪堂落成於萬曆三十二年八月十五日，那一天，董其昌在杭州昭慶寺養病，他致函馮夢禎欲借醫書，信札中還念念不忘《雪霽圖》，其札云：「《雪江圖》如武陵漁父悵望桃源，閣下亦念念乎。」五天後，馮派人給董送去王維《雪霽圖》。《快雪堂日記》萬曆三十二年八月二十日條記：「雨。送王右丞《雪霽》卷、《瑞應圖》、小米山水三卷與董玄宰，病中看玩。」(12)董當日再題跋於畫後：「甲辰八月二十日過武林，觀於西湖昭慶寺，如漁父再入桃源，一見再見也，董其昌重題。」不論馮夢禎將《雪霽圖》公共展示，還是私藏密玩，董其昌都能自由往來其間，馮氏對他可謂有求必應。起初是因爲董的名高識巨，後來